

涇陽戰死 北史

涇陽性剛烈有勇略隋煬帝大業中為齊郡督務累至黜陟討捕大使將兵拒東郡賊翟讓之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遂逼滎陽涇陽拒之讓懼而退涇陽乘之密先伏數千人邀擊之涇陽敗被圍潰輒出左右不能盡出復入救之往來數四衆皆敗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

敬君弘挺身 唐書

敬君弘高祖時累功歷驃騎將軍封黔昌侯以屯營兵守玄武門隱太子之死左右解散其車騎將軍馮立者有才武歎曰生賴其寵死不共難我無以見士大夫乃與巢王親將謝叔方率兵攻玄武門殊死鬪君弘挺身出或曰事未可判當按兵待變

成列而鬪可也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呼而進皆戰沒之頽其下曰足以報太子矣遂解兵走君弘等敗秦府兵不振尉遲敬德擲巢王首示叔方叔方下馬慟亦出奔明日自歸太宗曰美士也

崔光遠膽勇 唐書

崔光遠玄宗時為京兆少尹及帝西狩詔留光遠為京兆尹西京留守採訪使乘輿已出都人亂火左藏大盈庫爭焚財珍至乘驢入宮殿者光遠乃募官攝府縣誰何宮闕斬十數人乃定因偽使其子東見祿山而祿山先署張休為京兆尹由是追休授光遠故官俄而同羅背賊以廐馬二千出奔賊將孫孝哲安神威招之不得神威憂死官吏驚走獄囚皆逸光遠以為賊所走命人守神威孝哲等弟斬曳落河二人孝哲馳白祿山光遠懼

與長安令蘇震出開遠門使人奔呼曰尹巡門門兵器具仗迎
謁至皆斬之募得百餘人遂趨靈武肅宗嘉之擢拜御史大夫
復為京兆尹遣到渭北募僑民會賊黨剽涇陽休祠房推牛呼
飲光遠刺知之率兵夜趨其所使百騎鼓滿徂其前命驍士合
謀賊醉不能師斬其徒二千得馬千數浮一酋長以獻自是賊
常避其鋒

張巡破賊 唐書

張巡唐玄宗開元末更調真源令天寶末與反賊令狐潮每戰
輒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勣上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
平陷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
宗謀趨寧陵絕餉路巡外失巨依板泉保寧陵馬戡三百兵
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歿父令姚閔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

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于汴水為
不流朝宗夜去

李光弼克捷 唐書

李光弼肅宗時為天下兵馬副元帥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夜
入其軍且謂賊方闕洛當扼虎牢帥師東出河上撒召兵馬使
張用濟用濟憚光弼嚴教諸將逗留其兵用濟單騎入謁光弼
斬之以辛京果代復追都將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至會滑汴
節度使許叔冀戰不利降賊史思明乘勝西嚮光弼敷陣徐行
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誑之以計然洛無
見糧危偏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
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
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

西此援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
我陟不能答判官韋損曰東都乃帝宅公當守之光弼曰汜水
崕嶺盡為賊蹊子能盡守乎遂檄河南縱官吏避賊聞無留人
督軍取戰守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發
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
橋進甲夜士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
軍纔十日糧與卒伍均少棄甘賊憚光弼未敢犯宮闕頓白馬
祠治塹溝築月城以守賊攻光弼與戰中潭而破逆黨斬千級
溺死者甚衆生執五千人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
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棄之抱玉許諾即給賊曰吾
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歛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賊忿欺急
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帥周勣引却光弼自將治

中潭樹壁掘塹執手捨南城攻中潭光弼遣荔非元禮戰羊馬賊
大潰擊收兵復振與安太清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歛軍入登
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嚙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
期未決召諸將曰彼彊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
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為我以麾下破之曰
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
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
四十分給廷玉等先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
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既而馮瑒望廷玉軍不
能前趨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卻也乃命易它馬有
裨將援矛刺賊洞馬復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卻者光弼召
援矛者賜絹五百匹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

敗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馬二千軍資器械以億計禽周擊
徐璜王李秦燔惟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
俘示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始光弼將戰內刀于鞞曰戰
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
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太清龍衣懷州守之

李晟白表 唐書

李晟字良器德宗時為中策先鋒於是朔方李懷光方軍咸陽
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有二法一乃引過陳濤斜與懷光
壘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則懷光望見惡之戒
其將務待重賞宜自表暴為賊頗貳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
伏欲令見之者且心爾懷光不

李晟守唐書

澤城德宗時以李晟清北節度使未此其時賊自至日
中不解或以名車至城曳車塞門焚以賊賊解此治攻具矢
石四集如雨晝夜不息凡浹日擊墜圍城城中死者可籍人心
危怖或夜燒出微蔬本供御帝與賊相泣泚方據乾陵下城
翠翟紅袍左右宦人趨走宴賜拜舞又縱慢辭賊斥天子以為
勝在景刻使賊環馳責大臣不識天命造雲梁滿數十丈施大
輪濡氈及革日之周布水囊為郭指城東北構不廬蒙葦固置
之運薪土其下將塞隍帝召城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
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賜城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
署衣以授因曰朕與公訣矣令馬承倩往有急可奏城俯伏嗚
咽帝撫而遣之城前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梁所道掘大隧積
馬矢及薪然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

饒甲弊兵監我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憂不交群臣號天以
禱城中矢自樞去飲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焚賊
皆死舉城歡譟是日詔授城二子官乃第賞將校此攻城益急
會李懷光奔難賊乃去

賈隱林死戰 唐書

賈隱林為永平兵馬使當入衛屬朱泚難率眾扈行在唐德宗
見隱林偉其貌問家世答曰故范陽節度副使循臣從父也循
應顏杲卿為賊所殺帝異之引至臥內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
即奏曰臣嘗夢日墜以首承之帝曰非朕邪因令糾察行在遷
檢校右散騎常侍封武威郡王賊圍急隱林與侯仲莊冒矢石
死戰已而解從臣稱慶隱林流涕前曰泚已奔群臣大慶宗社
無疆之休然陛下資性急不能容俺若不悛雖今賊亡憂未艾

也帝不以為忤

李嗣源挾將 五代史

梁晉相拒于栢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為兩陣旗幟鎧仗皆如
馬色晉兵望之皆懼晉王存勗舉鍾以飲李嗣源曰卿望梁家
赤白馬懼乎雖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爾翌日歸五廐也
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因引鍾飲醕奮楫馳騎犯其白馬挾二
裨將而還梁兵敗以功拜代州刺史

胡土門襲賊 金史

陀滿胡土門字子秀策論進士也累官翰林待制宣宗時遷知
中山府三年改知臨洮府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叛賊蘭州程陳
僧等誘夏人入寇圍臨洮凡半月城中兵數千而粟且不支眾
皆危之胡土門日為開諭遂順禍福皆自奮因捕其黨欲為內

應者二十人斬之擲首城外賊四面來攻乃夜出襲賊壘夏兵大亂金軍乘之遂大捷夏人遁去

烏古論奮戰 金史

烏古論長壽宣宗興定初遷遠軍節度使夏人攻定西是時弟世顯已降夏人夏人執世顯至定西城下謂長壽曰若不速降即殺汝弟長壽不顧奮戰夏兵退加榮祿大夫賜金二十五兩重幣三端世顯既降二子公政重壽當緣坐宣宗嘉長壽守定西功釋公政兄弟有司庸給之

李萬超拔矢 宋史

李萬超幼孤貧負販以養母晉高祖起并門萬超應募隸軍籍戰累捷稍遷軍校從李守貞討楊光遠於青州奮勇先登飛石中其腦氣不屬者久之後晉齊王開運中從杜重威拒契丹於陽

城流矢貫手萬超拔矢復戰神色自若以功遷肅銳指揮使契丹入中原時萬超以本部也潞州主帥張從恩將棄城歸契丹會前驍衛將軍王守恩服喪私第從恩即委以後事遁去及契丹使至專領郡務守恩遂無所預萬超奮然謂其部下曰我輩垂餌虎口苟延旦夕之命今欲殺使保其城非止逃生亦足建勲業汝曹能乎衆皆躍然喜曰敢不唯命遂率所部大譟入府署殺其使推守恩為帥列狀以聞漢祖從其請仍命史弘肇統兵先度河至潞見萬超語之曰得復此州公之力也吾欲殺守恩以公為帥可乎萬超對曰殺契丹使以推守恩蓋為社稷計爾今若賊害於天自取其利非宿心也弘肇大奇之表為先鋒馬步軍都指揮使

蘇緘破賊 宋史

蘇緘字宣甫仁宗時舉進士累遷祕書丞知英州懷智高圍廣
緘曰廣吾都府也且去州近今城危在旦暮而不往救非義也
即募士數千人委印於提點刑獄鮑軻夜行赴難去廣二十里
止營廣人黃師宓陷賊中為之謀主緘擒斬其父群不逞並緣
為盜復捕殺六十餘人招其誑誤者六千八百人使復業賊勢
沮將解去緘分兵先扼其歸路布槎木亘四十里賊至不得前
乃遠出數舍渡江由連賀而西緘與賊戰摧傷甚衆盡得其所
畧物時諸將皆罷獨緘有功仁宗喜換為供備庫副使

李綱奮敵 宋史

李綱字伯紀徽宗時進士第為監察御史累至親征行營使率
諸將旦出封丘門與金人戰慕天坡以神臂弓射金人却之姚
平仲竟以襲敵營不克懼誅亡去金使來宰相李邦彥語之曰

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以蔡懋代之太學生陳
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
憲不得報至殺傷內侍帝亟召綱綱入見泣拜請死帝亦泣命
綱復為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始金人犯城者蔡懋禁
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至是綱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
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去

神師中奮身戰死 宋史

神師中字端孺世衡之孫也徽宗時奉寧軍承宣使為金人所
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去太原百里而古灝失期不至兵饑甚
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
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兵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
所留者纔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

名將諸軍自是氣奪劉幹言師中間命即行奮不顧身雖古忠臣不過也請加優贈以勸死國者詔贈少師謚曰莊愍

劉晏敗賊戰死立廟 宋史

劉晏字平甫入遼舉進士為尚書郎徽宗宣和四年帥眾數百來歸授通直郎金人犯京師以晏總遼東兵號赤心隊高宗建炎初從劉正彥擊淮西賊丁進進黨頗眾晏所提赤心騎才八百乃為五色旗使騎兵持之循山而出一色盡則以一色易之賊見官軍累日不絕顏色各異遂不戰而降遷朝散郎劉正彥反晏謂其部曲曰吾豈從逆黨者耶以眾歸韓世忠世忠追正彥及苗傅于浦城以晏騎六百為疑兵于浦山之陽賊大駭晏以所部力戰正彥既擒世忠上其功遷一官金人犯建康杜充兵潰世忠退保江陰晏領赤心百五十騎屯青龍群寇犯常州

郡守請晏為援晏以精銳七千人出奇破之進直龍圖閣保馬跡山以捍寇寇再至晏選舟師迎戰降其眾千五百人郡人為晏立生祠感方園宣城急命晏往援晏至城下未立營壘出不意直擣方帳下方大驚卻走晏欲生致方單騎追之方率其眾迎戰晏不能敵猶手殺數十人為賊所害事聞贈龍圖閣待制官其子四人於死所立廟曰義烈歲時祀之

呂圓處起戰死 宋史

呂圓嘗為僧後以良家子應募捍欽宗靖康中金人渝澠間李彥仙保三甯園登歸之功最多為愛將城垂破以兵來援身重創持彥仙泣曰圍久不知公安否今得見公且死無恨創甚方臥聞城陷遽起戰死

李政死敵 宋史

李政為雲騎第六指揮在京東立戰功補官授河北將官冀州
駐劄欽宗靖康二年知州權邦彥以兵赴元帥府勤王金兵來
攻政守禦有法紀律嚴明軍民皆不敢犯金屢攻城政皆却之
夜擣其砦所得財物盡散士卒無纖豪入私家號令明賞罰信
由是人皆用命俄攻城甚急有登城者政呼曰事急矣有能躍
火而過者有重賞於是數十人皆以濕氈裹身持仗躍火而
過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政大喜皆厚賞之未
幾政死城遂陷

愈阜勝敵 宋史

仇愈高宗時為泃海制置使金人出入近境愈求援于宣撫司
不報又遣其子自間道赴朝廷告急雖旌其子以官而援卒不
至帝方下詔親征而詔亦不至淮甸喧言愈棄兩淮為保江計

愈錄詔語揭之郡縣讀者至流涕感思自奮又募廬壽兵得數
百益鄉兵二千出奇直抵壽春城下敵三戰皆北郤走度淮其
後劉麟復增兵來寇愈愈壽春俘擒甚眾獲旗幟數千焚糧船
百餘艘降渤海首領二人以復以步騎數千至合肥謀言兀朮
為之駭人心怖駭不知所為會京師制置使遣牛阜統兵適至
愈顧左右曰召牛觀察來擊賊阜既至以忠義撼之阜素勇甚
以二千餘騎馳出短兵相接所向披靡敵稍懼散而復集者三
其副徐慶忽墜馬敵競赴之阜掖以上手制數人因先胃大呼
曰我牛阜也嘗四敗兀朮可來決死寇畏其名遂自潰

鄭振殺賊立廟 宋史

鄭振字亨叔高宗建炎中盜楊勅起邑令檄振糾集民兵以禦
之振力戰賊衆披靡一夕遁去紹興十三年群盜曾少龍周老

龍何白旗陳大刀衆至數萬帥司檄振行盜素聞振名不戰自
屈十六年盜詹鐵义者入振井里振帥衆拒之殺數十人遂遇
害廟舍里中

李光戒家人無落賊手宋史

李光字泰發高宗建炎三年守宣州劇盜戚方破寧國縣抵城
下分兵四擊光募勇敢劫之賊驚擾自相屠蹂朝廷遣統制官
巨師古劉晏兼程來援賊急攻朝京門纜竹木為浮梁以濟須
臾軍博城列砲具立石對樓光命編竹若簾揭之砲至即反墜
不能傷取樅木為撞竿倚女牆以禦對樓賊引却劉晏率赤心
隊直搗其砦賊陽退晏追之伏發遇害師古以中軍大破賊賊
遁去初戚方圍宣與其副並馬巡城指畫攻具光以書傳矢射
其副馬前言戚方窮寇天誅必加汝為將家子何至附賊二人

相疑攻稍緩始得為備而獲賊至其嘗實七首枕匣中與家人
約曰城不可必保若使人取七首我必死汝輩宜自殺無落賊
手

陳敏立功閩廣宋史

陳敏字元功父皓有才武高宗建炎末以破贛賊李仁功補官
至承信郎敏身長八尺餘精騎射積官至忠靖郎以楊存中薦
擢閩門祇候時閩地多寇賊司兵往戍率不習水土至是始募
三十兵置左翼軍以敏為統制漳州駐劄敏按諸郡要害凡十
有三處悉分兵扼之盜發輒獲贛州齊述據城叛肅聚數萬將
棄城南寇敏聞之曰精兵精勁善走嶮若朝廷發兵未至萬下
奔衝江湖閩廣騷動矣不俟命領所部馳七日徑抵贛圍其城
踰月朝廷命李耕以諸路兵至破之累功授右武大夫封武功

縣尹領興州刺史召赴闕高宗見其狀貌魁岸除破敵軍統制

畢再遇受降

畢再遇字德卿以恩補官隸侍衛馬司宣宗時遣再遇與統制陳孝慶取泗州再遇請選新刺敢死軍為前鋒郭倪以八十七人付之招撫司尅日進兵金人聞之閉權場塞城門為備再遇曰敵已知吾濟師之日矣兵以奇勝當先一日出其不意孝慶從之再遇饗士卒激以忠義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於石匣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陝山徑趨東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金人大潰守城者開北門遁西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大宋畢將軍在此爾等中原遺民也可速降旋有淮平知縣緹然而下乞降於是兩城皆定郭倪來饗士出御寶刺史牙牌校再遇辭曰國家河南八十有

一州今不泗兩城即得一州又繼此何以貴之

孟宗政破敵宋史

孟宗政字德夫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因家焉宗政自幼豪偉有膽畧常出沒疆場間寧宗開禧二年金將完顏董犯襄鄧宗政率義士據險遊擊奪其輜重宣撫使吳玠奇之補承節郎棗陽令京西路分趙方吳柔勝皆薦其才轉兼義郎京西鈐轄駐劄襄陽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棗陽方檄宗政節制神勁報捷忠義三軍宗政與統制扈再興陳祥分為三軍設覆三所躒血以戰金兵敗走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時移帥京西聞捷大喜差權棗陽軍初眡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十一年金帥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再興

今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
忿甚周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外并鑿鋪以紿金自營金營具
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
方力拒隨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
人奔潰賜金帶轉武德郎十二年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
宗政囊糗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澗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
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
鑿銀礦石工晝夜增城運茅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
樓掘深坑防地道朔戰棚防城損穿穿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
鞀以熏之金人窒以濕氈析路以剗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
新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
丈築偃月城袤百餘尺翼傳正城深坑倍仞躬督役五日成金

人摘彊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覆以冰
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
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兵墜死燎焰金將於後截其軍拒馬揮刀
迫前自斫至是死傷踵接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
渡濠飛脂草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凡十五陣矢石交金兵
死者千餘弩子手十七八射其都統瑯天反風金人愈忿砲愈
急會王大任領銳卒一千冒重圍轉鬪入城內外合勢士氣大
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金人橫屍徧地奪其銅印十有六
訛可棄帳走獲輜重牛馬萬計

孟宗政威振 宋史

孟宗政字德夫寧宗時宗政累有戰守之功升武功大夫兼閤
門宣贊舍人重賜金帶制置司以湖陽縣迫境金兵檄宗政圖

之宗政一鼓而拔燔燒積聚夷蕩營營俘掠以歸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許國移金陵宗政代為荆鄂都統制仍知棗陽宗政以迫濠而陳迺於西北濠外瀦水為濠以限騎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為給田剏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

李誠之一門死節宋史

李誠之字茂欽寧宗慶元初釋褐累遷通判常州知郢州知金人必敗盟大修邊防戰攻守禦之具移知蘄州蘄自南渡以來未嘗被兵誠之曰備禦無素長驅而來將若之何相視城壁而增益之備樓櫓築軍馬牆教閱廂禁民兵激之以賞積粟四萬先是酒庫月解錢四百五十千以獻守誠之一無所受寄諸公幣以助兵食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犯淮南時誠之已逾滿代

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難作而止喟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抑又何求備欠一死爾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以繼之乃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迎擊過于橫槎橋大破之居數日金人擁衆臨沙河欲渡又破之明日金兵大至決湟水焚戰樓又拒退之明日金移兵要衝為必渡計斬兵直前奮擊殺其酋帥金人雖屢挫然謀益巧攻益力未幾傳城下圍之數重遂燔木柵誠之出兵禦之又殺其將卒數十人奪所佩印三月朔金人攻西門射卻之俄造望樓以窺城誠之為疑兵以示之又使持書來脅降誠之戮之而還其書越二日金人以攻具進誠之設械禦之夜出擣其營料敵應變若熟知兵者金人卒不得志會黃州失守併兵為一凡十餘萬池陽合肥援兵敗走朝命馮榘援二郡榘至境遷延不進誠之激厲將士

勉以忠義城陷率兵巷戰殺傷相當子士力戰死誠之引劍將自剄呼其孥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

孫益率眾戰死 宋史

孫益少豪俠理宗紹定中李全犯揚州遊騎簿秦興城下縣令王燾募人守禦益起從之俄賊兵大至益率眾拒之眾見賊勢盛且前且卻益厲聲呼曰王令君募我來將以守護城邑也今賊至城下我輩不為一死復何面目見令君乎遂身先赴敵死之同時顧緒顧珣俱戰死事聞贈益保義郎緒珣承節郎各官其子一人

丁黼戰死 宋史

丁黼成都制置使也理宗嘉熙三年北兵自新井入詐豎宋將

李顯忠之旗直趨成都黼以為潰卒以旗榜招之既寧知其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至石筍街兵散黼力戰死之

曹友聞兄弟戰死 宋史

曹友聞字允叔理宗特授友聞眉州防禦使利州駐劄弟萬差知同慶府四川制置司帳前總管董山駐劄明年友聞引兵入仙人關謀聞北兵合西夏以真回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眾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非乘夜出奇內外夾擊不可乃遣萬友諒引兵上鷄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為應外呼殺聲北兵果至萬出逆戰敵將八都魯擁萬餘眾達海即千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蓬友聞遣選鋒軍統

制楊大全遊奕軍統制馮大用引本部出東菜園擊敵後隊敵
勇軍總管夏用知西和州神勁軍總管趙興帥所部出水嶺擊
敵中隊知天水軍安邊軍總管呂嗣德陳庚率所部出龍泉頭
擊敵前隊友聞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保捷軍統
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人衝前軍前軍不動大兵伏三百騎道
旁虎衆銜枚突戰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濘深沒足宜
俟少霽友聞斥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
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
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絛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鬪黎
明大兵益增迺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
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萬俱
死

耿世安戰歿受贈宋史

耿世安度宗時為武翼大夫淮東副總管兩淮都撥發官初謀
報大兵至制置使賈似道調世安提兵往連水軍增戍衆方猶
豫世安徑迎至漁溝以三百騎入陳慶擊自午至酉身被七創
猶能追殺潰兵收兵還至數里沒事聞贈五官立廟淮安賜額
忠武

鞏信戰死宋史

鞏信沈勇有謀幼主時隸蘇劉義部曲文天祥開督府劉義以
信與王福張必勝借天祥信官至團練使同督府都統制江西
招討使初至督府天祥以義士千人付之信曰此輩徒累人爾
乃招准士數千自隨然常怏怏曰有將無兵其如彼何天祥自
興國趨水豐大兵追其後信戰于方石嶺中數矢傷重不能戰

自投崖石而死土人葬之顏色如生

木華黎衛太祖元史

木華黎札刺兒氏父孔溫窟哇以戚里故在元太祖麾下從平
蔑里吉征乃蠻部數立功後乃蠻又叛太祖與六騎走中道之
食擒水際索駝殺之燔以啖太祖追騎垂及而太祖馬斃五騎
相顧駭愕孔溫窟哇以所乘馬濟太祖身當追騎死之太祖獲
免有子五人木華黎其第三子也生時有白氣出帳中神巫異
之曰此非常兒也及長沉毅多知畧猿臂善射挽弓二石強與
博爾木博爾忽赤老溫事太祖俱以忠勇稱號掇里班曲律猶
華言四傑也太祖軍嘗失利會大雪失牙帳所在夜臥草澤中
木華黎與博爾木張裘德立雪中障蔽太祖達旦竟不移足一
日太祖從三十餘騎行谿谷間顧謂曰此中或遇寇當柰何對

曰請以身當之既而寇果自林間突出矢下如雨木華黎引弓
射之三發中三人其酋呼曰爾為誰曰木華黎也徐解馬鞍持
之捍衛太祖以出寇遂引去

畏答兒先出陷陣元史

畏答兒忙兀人其先刺真八都兒有二子次名忙兀兒始別為
忙兀氏畏答兒其六世孫也與兄畏翼俱事太祖時大疇強盛
畏翼率其屬歸之畏答兒力止之不聽追之又肯還畏答兒
乃還事太祖太祖曰汝兄既去汝獨留此何為畏答兒無以自
明取矢折而誓曰所不終事者有如此矢太祖察其誠更名
為薛禪約為按達薛禪者聰明之謂也按達者定交不易之謂
也太祖與克烈王罕對陳於哈刺真師少不敵帝命兀魯一軍
先發其將木徹台橫鞭馬鬣不應畏答兒奮然曰我猶鑿也諸

君奔也鑿匪奔不入我請先入諸軍繼之萬一不還有二黃頭
兒在唯上念之遂先出陷陣大敗之至晡時猶追逐不已敕使
止之乃還腦中流矢創甚帝親傳以善藥留處帳中月餘卒帝
深惜之

鈴部躡馬殿後 元史

昔里鈴部唐兀人太祖時西夏既臣服大軍西征復懷貳心帝
聞之旋師致討命鈴部同忽都鐵穆兒招諭沙州州將偽降以
牛酒犒師而設伏兵以待之首帥至伏發馬躡鈴部以所乘馬
與首帥使奔自乘所躡馬而殿後擊敗之他日帝聞曰卿臨死
地而易馬與人何也鈴部對曰小臣陣死不足重輕首帥乃陛
下器使宿將不可失也帝以為忠

董俊慕馬援 元史

董俊字用章太宗時擢知中山府事佩金虎符嘗以忠實自許
不為夷險少移臨陣勇氣憤衆立矢石間怡然若無事雖中傷
亦不為動每慕馬援為人曰馬革裹屍援固可壯故戰必持矛
先士卒或諫止之俊曰我臣也敵在前不死乃趨安脫危乎

董士元棄馬步戰 元史

董士元一名不花字長卿文炳長子也白襁褓喪母祖母李氏
愛之謂文炳曰俟兒能言即令讀書數歲從名儒受學及長善
騎射憲宗征蜀士元從叔父文蔚率鄧州一軍西行次釣魚山
士元以銳卒先登力戰憲宗壯之賜以金帛士元以世家子選
供奉內班從車駕巡狩北方嘗預武定山之役帝知其忠勤可
任以事會叔父文蔚卒無子命士元襲為千夫長出師南征襄
漢分禁兵戍淮上士元在軍中修勅武備號令肅然丞相伯顏

克江南宋兵保兩淮未下士元數與戰拔淮安堡以功遷武節將軍從大師博魯歡攻揚州駐師灣頭堡時方大暑博魯歡病還京師以行省阿里代領諸軍揚州守將姜才乘隙來攻阿里素不習兵率輕騎數百出堡士元與別將哈刺禿以百騎從之日已暮宋兵至者萬餘士元謂左右曰大丈夫報國政在今日勿懼也方整陣欲戰阿里趨令左旋已乃遁去士元與哈刺禿以部兵赴敵死戰鼓譟震地泥淖馬不能馳乃棄馬步戰至四更敵衆始退及旦阿里來視戰地見士元臥泥中身被十七槍甲裳盡赤肩昇至營而絕

塔出不伐元史

塔出蒙古札刺兒氏世祖時拜龍虎衛上將軍東京等路行中書省右丞復授遼東道宣慰使塔出探知乃顏謀叛遣人馳驛

上聞世祖命領軍一萬與皇子愛也赤同力備禦女直水達達官民與乃顏連結塔出遂棄妻子與麾下十二騎直抵建州拒咸平千五百里與乃顏黨人撒拔都兒等合戰雨中流矢繼知其黨帖哥抄兒赤等欲襲皇子愛也赤以數十人退戰千餘人扈從皇子渡遼水乃顏軍來襲塔出轉鬪而前射其酋帖古歹中其口鏃出於項墮馬死追兵乃退遂軍懿州州老幼千餘人焚香羅拜道傍泣曰非宣慰公吾屬無遺種矣塔出曰今日之事上賴皇帝洪福下賴將士之力吾何功焉

李黼敗賊元史

李黼字子威泰定帝時以明經授翰林脩撰累至江州總管順帝至正十一年夏五月盜起河南北據徐蔡南陷蘄黃焚掠數千里造船北岸銳意南攻九江居下流實江東西襟喉之地黼

治城壕修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且上攻守之策於江西行省
請兵屯江北以扼賊衝庶幾大江之險賊不得共之不報黼嘆曰
吾不知死所矣乃獨椎牛饗士激忠義以作士氣數日之間紀
綱粗立十二年正月己未賊渡江陷武昌威順王及首臣相繼
遁舳艫蔽江而下江西大震賊乘勝破瑞昌右丞亭羅帖木兒
方軍于江聞之遁黼雖孤立辭氣愈奮厲時黃梅縣主簿也孫
帖木兒願出擊賊黼大喜向天瀝酒與之誓言始脫口賊游兵
已至境急檄諸鄉落聚木石於險塞處逼賊歸路倉卒無號乃
墨士卒面統之出戰黼身先士卒大呼陷陣也孫帖木兒繼進
賊大敗逐北六十里鄉丁依險阻乘高下木石橫屍蔽路殺後
二萬餘黼還謂左右曰賊不利於陸必由水道以舟薄我苟失
備禦吾屬無噍類矣乃以長木數千冒鐵椎於杪暗植沿岸水

中遂利我舟謂之七星樁會西南以
射之焚溺死者無算餘舟散走

逆禮麻識理申明逆順元

千果揚帆順流
香擊發火翎箭

順帝至正二十七年七月禿堅帖木兒用字而維帖木兒命以兵
犯王都先遣利用少監帖里哥赤至上都令其備糧餼遠牙天
軍達禮麻識理開陳大義戮之於市民情乃定已而禿堅帖木
兒帥鐵甲馬步軍蔽野而至呼聲動天達禮麻識理飭軍士城
申明逆順之理以安人心巡視城壁晝夜不休息夜遣死士縋
城而下焚其攻具而調副留守禿魯迷失失不引兵由小東門
出與之大戰以龍岡敗之未幾孛羅帖木兒以誅禿堅帖木兒
皆奔潰而上都以安

忠厚

濟人利物存心寬厚者

鄭伯復公叔後左傳

魯莊公十六年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闕則強
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鄭伯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
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黃霸待賢 事文類聚

前漢黃霸宣帝時為潁川太守長史許丞老病聾聵郵白欲逐
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迎送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
之幸無失賢者意

公沙穆還直後漢

公沙穆桓帝時人嘗養猪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言如售當

告賣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且價也賣猪者到
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蘇半直追以還買
猪人告語言猪實病欲賤賣不圖賣者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
賣買私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

慕容恪容忍 晉書

慕容與根穆帝時為燕太師自恃勳舊驕傲有無上之心忌吳王
恪之總朝權將伺隙為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一幼冲母后干政
殿下宜慮楊駿諸葛元遜之變思有以自全可廢主上為一國
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公醉乎何言之勃也
昔曹賊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為君非吾銘此豈不謂君嗣統
四海無虞宰輔受遺奈何便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
陳謝而退恪以告慕容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人言新遭大凶二虜

伺隙山陵未建而宰輔自相誅滅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容忍之

蘇威務從輕典北史

蘇威字無畏隋文帝時為納言初父綽在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稱為重既而嘆曰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是去威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須參掌朝政

馬周焚秦藁唐書

馬周太宗時為監察御史消渴連年帝幸翠微宮求勝地為構第每詔尚食具膳上醫使者視護太子問疾周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為也

郭子儀泣勉唐書

安思順肅宗時為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字光弼俱為牙門都將

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臨淮分陽半兵東出趙魏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口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力

韓愈服報唐書

韓愈憲宗時進佛骨表貶潮州穆宗時召拜國子祭酒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嘗顯稱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為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為服甚以報

李愬以軍禮見裴度唐書

李愬既平蔡州聞裴度至屯兵鞠場以候裴度至愬以橐鞬見

度將避之想曰此方廢上下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朝謁蔡人嘗觀乃還屯文城柵憲宗詔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

李質罷卒迎充唐書

韓元本名瓘穆宗時授檢校尚書左僕射為義成軍節度使雖將家性儉節歷三鎮居處服玩如儒先生乘機決策無餘悔世推善將李元沒充為嫁二女周其家自己弘去汴監軍選軍中敢士二千直閣下日秩酒肴物力幾屈不敢廢充未入時牙將李質總軍事乃曰韓公至而頓去二十人食豈不失人心乎不去且無以繼可以弊事遺吾帥乎因恣罷之而後迎充

閻山不尚苛刻金史

完顏閻山宣宗時權元帥右都監參議諸軍事改知平涼府屢

敗宋人興定三年召為吏部尚書廷議選戶部官往往舉聚斂苛刻以應詔閻山曰民勞至矣復用此輩將何以堪識者稱之

李昉任賢使恩歸上宋史

李昉字明遠太宗時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居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歐陽脩喻勿殺降宋史

歐陽脩字永叔仁宗時會保州兵亂以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陸辭仁宗曰勿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為間賊

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脩捕博文繫獄昭亮懼
立出所納婦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
分隸諸郡富弼為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脩遇於
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脩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
朝命脫一郡不從為變不細弼悟而止

呂居簡止發墓

宋史

呂居簡進士及第仁宗慶曆中居簡提點京東刑獄時夏竦有
憾於石介介死竦言於仁宗曰介未嘗死北走鄰國矣乃遣中
使發棺驗之居簡謂曰萬一介果死則朝廷為無故發人之墓
柩何中使曰於君何如居簡曰介死當時必有內外親族及門
生會葬問之可也中使乃令結狀保證以聞介事乃白居簡長
者其行事多類此

范祖禹救饑為急

宋史

范祖禹哲宗時遷給事中吳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緡錢二十
萬賑救諫官謂訥災者為妄乞加驗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
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
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稍施懲譴恐後無復敢言
者矣

吳時焚忌諱之書

宋史

吳時字伸道宋徽宗求言遠臣上章封識多不能如式有司悉
卻之時建言乃得達於上為睦親宅教授提舉永興軍路學事
華州諸生有觸忌諱者教授欲上之由是間言語皆臣子所不
忍聞時即火其書曰臣子不忍聞而令君父聞乎

宗王傷臂請乞勿治

元史

宗王別里古台者烈祖之第五子太祖之季弟也天性純厚明敏多智略不喜華飾軀幹魁偉勇力絕人幼從太祖平諸部落掌從馬國法常以腹心遇敗則牽從馬其子孫最多居處近太祖行在所南接按只台營地嘗從太祖宴諸部族或潛圖害別里古台以刀斫其臂傷甚帝大怒欲索而誅之別里古台曰今將舉大事於天下其可以臣故而生釁隙哉且臣雖傷甚幸不至死請勿治帝尤賢之當創業之初征取諸國王未嘗不在軍中摧鋒陷陣不避難險帝嘗曰有別里古台之力哈撒兒之射此朕之所以取天下也其見稱如此

楚材勸帝除禁

元史

耶律楚材字晉卿博學識性厚從太宗南征時河南初平俘獲甚衆軍還逃者十七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

亦連坐由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耶律楚材從容進曰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柰何因一俘囚連死數十百人帝悟命除其禁

伯顏葬昴發天妻

元史

伯顏蒙古八隣部人世祖至元十一年為中書左丞相將兵伐宋十二年二月丁未次池州都統制張林以城降戊申通判權州事趙昴發與其妻自經死伯顏入城見而憐之令具衣衾葬焉

元晉王戒侍臣安邊報國

元史

甘麻剌裕宗長子也世祖至元中封晉王奉旨鎮北邊嘗戒其近侍太不花曰朝廷以藩屏寄我事有不逮正在汝輩輔助其或依勢作威不用我命輕者論遣大者奏聞耳宜各慎之使百

姓安業主上無北顧之憂則予與卿等亦樂處於此乃所以報國家也

不忽木人稱平恕 元史

不忽木成宗元貞二年拜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大德二年御史中丞崔彥卒特命行中承事三年兼領侍儀司事有因文官受賄賂御史必欲歸罪其父不忽木曰風紀之司以宣政化勸風俗為先若使子證父何以興孝樞密臣受人玉帶徵賦不敘御史言罰太輕不忽木曰禮大臣貪墨惟曰簞簞不飾若加笞辱非刑不上大夫之意人稱其平恕

忠謀

盡心謀事以報國者

鄭伯范獻謀寧王室 左傳

魯昭公二十四年鄭伯如晉于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蔡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憂焉吾亦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隆矣惟壘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里克勸勉申生 國語

晉獻公使太子伐東山里克諫曰臣聞皇考將戰君其釋申生也公曰行也里克曰非也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身鈞以年年同以愛愛疑決之以卜筮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公不說里克退見太子太子曰君

賜我以偏衣金珙何也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握金珙
令不偷矣孺子何懼夫為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且吾聞之
曰教賢於請孺子勉之乎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

士為勸申生退讓國語

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伐霍邑師未出
士為言於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
君分之士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太
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
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為對曰下不可以貳上公曰何
故對曰貳若體焉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用而不倦身之科也上
貳代舉下貳復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其事以制百物若
上攝下與下攝上周旋不動以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

治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
以下貳上闕而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章過數
則有釁有釁則敵入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
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托國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
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太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
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士為出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改其制
而不忠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
也將以害之若其不一其因以罪之雖克與否無以避罪其勤
而不入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太子遠死且有令名為吳太伯不
亦可乎太子聞之曰子與之為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為人子者
患不從不患無名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
勤與從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太伯乎太子遂行克霍而反讒言

彌興

邳彤勸定邯鄲後漢

邳彤字偉君初為王莽和成卒正光武徇河北彤舉咸降復以為太守會王郎兵起使其將徇地所到縣莫不奉迎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光武從薊還失軍欲至信都乃遣精騎緣路迎光武軍彤尋與光武會信都光武雖得二郡之助而眾兵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更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嚮應卜者王郎假名因執驅集烏合之眾遂震燕趙之地明公奮二郡之兵揚嚮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

則邯鄲咸感人肯指父母自成一而千之矣

陳蕃志清漢祚事文類聚

陳蕃年十五嘗閑處一室無纖不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靈帝崩宮后臨朝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其志欲芟夷閹宦以清本朝

劉惠為國後漢

劉惠獻帝時韓馥為冀州牧惠為治中時袁紹起兵以討董卓為名馥見人情歸紹忌方得眾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東郡太守橋瑁乃詐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乃謀於眾

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惠勃然曰興兵為國安問袁董

呂範求督軍事

吳書

呂範字子衡歸孫策為都督策以親戚待之策嘗與範共範曰
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範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覽領
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
小職親細務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
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範即出釋襟着
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自稱領都督策乃委以衆事由是軍中
肅睦威禁大行

房叔安勸玄邈為國

南史

房叔安宋明帝時為青州刺史王玄邈長史初齊高帝之鎮淮
陰為明帝所疑乃北勸魏遣書結玄邈玄邈叔安進曰夫布衣

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託
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敢
隨將軍也玄邈意乃定仍使叔安使建鄴發高帝謀高帝於路
執之并求玄邈表叔安答曰寡君使表上天子不上將軍且僕
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所應問荀伯玉勸殺之高帝曰
物各為主無所責也

孔奐言摠不宜輔道

南史

孔奐字休文陳宣帝建安八年加侍中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
摠為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
園綺之實輔弼儲貳竊謂非材後主深以為恨乃自言於宣帝
宣帝將許之奐乃奏曰江摠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
藉於摠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道帝曰誰可奐曰都

官尚書王廓代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時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與又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事後主固爭之帝以攄為詹事由是忤旨

高允導人實對北史

高允字伯恭仕魏太武賜爵汝陽子領著作郎遼東公崔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幃帷寵臣答詔宜實中書侍郎崔鑿公孫質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鑿等為親已怒而絕允而不以實對終獲罪戮

柳擒思以忠報國北史

柳擒字季華西魏文帝時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大都督居三載徵還京師時擒兄蚪為秘書丞弟慶為尚書左丞擒嘗謂兄弟

曰兄則職典簡讀褒貶人倫弟則管轄群司股肱朝廷可謂榮寵矣然而四方未靜車書不一僧唯當蒙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恩耳

侯植勸護推誠下室北史

侯植字仁幹西魏文帝時為驃騎大將軍周孝閔帝踐阼進爵郡公時帝幼冲晉公宇文護執政植從兄龍恩為護所親及護誅趙貴諸宿將等多不自安植謂從兄龍恩曰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若多誅戮自立威權何止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緣此敗兄安得知而不言龍恩竟不能用植又承間言於護曰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則率土幸甚護曰我誓以身報國卿豈謂吾有他志邪又聞其先與龍恩言乃陰忌之植懼不免禍遂以憂卒

崔日用奏討逆節唐書

崔日用中宗時拜兵部侍郎帝崩韋后專制畏禍及因僧普聞道士王曠謁臨淄王以自託密贊大計韋氏平以功授黃門侍郎及玄宗即位因與薛稷相忿競罷政事歷揚汴兗三州刺史荆州長史入奏計因言太平公主逆節有萌陛下往以官府討有罪臣子勢須謀與力今據大位一下制書定矣帝曰畏驚太上皇奈何日用曰庶人之孝承順顏色天子之孝惟安國家定社稷若令姦宄竊發以亡大業亦可謂孝乎請先安北軍而後捕逆黨於太上皇固無所驚帝納之及討逆詔權檢校雍州長史以功益封二百戶進吏部尚書

王琚除逆節唐書

王琚齊時方補諸暨縣令過謝東宮至延中徐行高視侍

衛呵止曰太子在琚怒曰在外惟聞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本有功於社稷孝於君親安得此聲太子遽召見琚曰韋氏躬行弒逆天下動搖人思李氏故殿下取之易也今天下已定太平寧思立功左右大臣多為其用天子以元妹能忍其過臣竊為殿下寒心太子命坐且泣曰計將安便琚曰昔漢蓋主供養昭帝其後與上官桀謀殺霍光不及天子而帝猶以大義去之今太子功定天下公主乃敢妄圖大臣樹黨有廢立意太子誠召張說劉幽求郭元振等計之憂可紓也太子曰先生何以自隱而日與寡人游琚曰臣善丹沙且工諧隱願比優人太子喜恨相知晚翌日授詹事府司直內供奉兼崇文學士日以諸王及姜皎等入侍獨琚常豫密謀不踰月遷太子舍人兼諫議大夫太子受內禪擢中書侍郎公主謀益甚幽求曠謀先事誅

之侍御史鄧先賓漏謀不克皆得罪久之琚見事迫請玄宗決策先天二年七月乃與岐王薛王美皎李令問王毛仲王守一以鐵騎至承天門太上皇聞外譁譟召郭元振升承天樓閉關以拒俄而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數百人於朝堂不得入少選琚從帝至樓下誅蕭至忠岑義寰貞懷貞斬常元楷李憇北闕下賈膺福李猷於內客省事平琚進戶部尚書封趙國公

蕭穎士促兵赴援唐書

蕭穎士字茂挺明皇開元二十三年進士第天寶初補秘書正字後為詣史館待制穎士乘傳詣京師而李林甫方威福自擅穎士遂不屈愈見疾俄免官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見時盛王為淮南節度大使留蜀不遣副大使李承式玩兵不振穎士與宰相崔圓書以為今丘食所資在東南但楚越重山複江自

古中原擾則盜先起宜時遣使以扞鎮江淮俄而劉展果反賊圍雍丘脅泗上軍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穎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邪大投兵不測乃使觀德華麗一旦思歸誰致其死哉弗納

康曰知說武俊忠國唐書

康曰知少事李惟岳擢趙州刺史德宗建中四年惟岳叛日知與別駕李濯及部將百人啣牲血共盟固州自歸惟岳怒遣先鋒兵馬使王武俊攻之日知使客謝武俊曰賊得甚安足共安危哉吾城固土和雖引歲未可下且賊所恃者曰悅耳悅兵血蟻壞可浮城半堞况吾城之完乎又給為臺檢示曰使者齎詔喻中丞中丞奈何負天子從小兒跳梁哉武俊悟引兵還斬惟岳以獻德宗美其謀擢為深趙觀察使

韋臯斬奴徇泚唐書

韋臯字城武德宗時知隴州行營留守使始太尉朱泚以范陽軍鎮鳳翔既歸節而留兵五百戍隴止以部將牛雲光督之至是雲光謀請臯為帥將劫以臣泚別將翟暉伺知以白臯雲光懼不克率眾出奔至汧陽遇泚奴使臯所謂雲光曰太尉已為天子使我以御史中丞授臯若聽固吾人也不受可遂誅之請以兵俱許之臯迎勞先納奴偽受泚詔即讓雲光曰既去而復何也對曰向未知公之命故去今還願與公同生死臯曰大使固善苟無它圖請釋甲以安眾而後可入也雲光以臯諸生亡能為乃命士委仗鎧臯受而內其卒明日置酒大會奴雲光與其下至臯仗甲左右廡酒行盡殺之以其首徇泚復使它奴拜臯鳳翔節度使臯亦斬之及從騎三人縱一人使報泚德宗聞

乃授臯隴州刺史置奉義軍拜節度使寵其功平遣元平及奔繼至奉天士氣益壯乃築壇血牲與士盟曰協力一心以誅元惡有渝此盟神其殛之又馳使吐蕃與連和隴城遂安

李景略勸懷光殺泚唐書

李景略德宗時遷大理司直李懷光屯咸陽將襲東渭橋召幕府計議景略曰殺朱泚還軍諸道杖策詣行在此轉禍為福也不聽既出軍門慟哭曰豈意此軍乃陷不義乎遂遁歸靈武

王師範智殺敬恩唐書

朱全忠圍鳳翔昭宗詔方鎮赴難王師範聞之哭曰吾為國守藩君危不持可乎乃與楊行密連盟遣將張居厚李彥威以甲槩二百輿給為獻者及華州先內十輿閩人覺眾擐甲謀殺全忠守將婁敬恩是時崔胤方在華閉門拒戰執居厚還全忠

宇文紹節保安丙 宋史

宇文紹節字挺臣孝宗時第進士累遷寶謨閣待制知廬州吳
曦據蜀趣紹節赴闕任以西討之事紹節至謂大臣曰今進攻
則瞿唐一關彼必固守若駐軍荆南徒損威望聞隨軍轉運安
丙者素懷忠義若授以密旨必能討賊成功大臣用其言遣丙
所親以帛書達上意丙誅曦未幾除湖北京西宣撫使知江陵
府統制官高悅在戍所肆為殺掠遠近苦之紹節召實帳前收
其部曲悅有訴悅縱所部為寇者紹節杖殺之兵民皆歡升寶
文閣學士安丙宣撫四川或言丙有異志語聞廷臣欲易丙紹
節曰方誅曦初安丙一擒足全蜀非國家有顧不以此時為利
今乃有他邪紹節頓首曰臣保丙丙卒不易朝廷於蜀事多所
咨訪紹節審而後言皆周悉事情

曷魯聚霜莫進帝 元史

曷魯侍太宗為內膳睿宗嘗從太宗西征在道絕汲曷魯晨起
聚草上霜莫美以進睿宗問曰何從得水因告之故師還賜金
帛甚厚

姚樞正議 元史

姚樞從世祖征大理師及城入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憲宗遣
阿藍谷兒大為鈞芳置局關中以百四十二條雜集經畧宣撫
官吏下及征商無遺曰俟終局月六此罪者雖割黑馬史天澤
以問餘悉誅之世祖聞之不樂樞曰帝君也凡九大王為皇弟
臣也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若盡土邨妃主自歸朝廷為久居
謀疑將自釋及世祖見憲宗皆位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
詢考為世祖即位立千道宣撫使以樞使東平既至郡置勸農

檢察二人以監之堆物力以均賦役罷鐵官中統二年拜太子太師稱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以所受制還中書

安童悟帝元史

安童太師國王木華黎四世孫霸突魯長子也中統初元世祖追錄元勳召入長宿衛年方十三位在百寮上母弘吉刺氏昭齊皇后之姨通籍禁中世祖一日兄之間及安童對曰安童雖幼公輔器也世祖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若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是以知之世祖悅四年執阿里不哥黨千餘將置之法安童侍側語之曰朕欲置此酋於死地何如對曰人各為其主陛下夷心大難遽以私憾殺人將何以懷服未附帝驚曰卿年少何從知若成語此言正與朕意合由是深重之

李燾首逆嘉功元

李恒字德卿世祖中統三年命為尚書郎事官恒以讓其兄子瓊反連海恒從其父棄家入告變瓊怒繫恒闔門獄中瓊誅得出世祖嘉其功授滿萊路興魯總管佩金符併償其所失家資

廉希憲論用君子小人元史

廉希憲順帝時為北京行省平章政事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入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政群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為屏除不然日就沉痾不可樂矣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無預於己謂其變壞與伊傳周召為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平梁公有大節為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

宋文瓚請備兵防寇元史

宋文瓚順帝時為兩淮鹽運使時沿江盜起剽掠無忌有司莫能禁文瓚上言江陰通秦江海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使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劫賊才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為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宜亟選知勇以任兵柄以圖後功不然東南五省租賦之地恐非國家之有帝不聽

竭忠

盡心竭力為國忘家者

金日磾殺子 前漢

金日磾武帝時為侍中育子二人皆為帝弄兒常在旁劖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

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且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李忠忘家 後漢

李忠字仲都王莽時為新博屬長 信都曰新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國即拜忠都尉官忠遂與任光同奉世祖以為右大將軍進圍鉅鹿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為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而令親屬招忠時寵弟從忠為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效命誠不敢內顧宗親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

耿恭苦戰歸漢後漢

耿恭明帝時永平年間為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時焉耆
龜茲攻攸都護陳睦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救兵不至車師復
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眾擊走之數月食盡乃煮鎧弩食其
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
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封王妻以女
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矣諸城上虜官屬均見號泣而去
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
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回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
十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文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
聲以為虜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
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

戰自行之二素饑困發勁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沿三日
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朝廷嘉之拜騎都尉
范羌為恭丞餘皆補羽林

法正當筭刑蜀書

法正字孝直時先主與曹公爭勢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
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
正甲明公親當矢石况小人乎先主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

溫嶠陶侃斬蘇峻晉書

溫嶠元帝時為太子中庶子及明帝即位拜侍中成帝咸和初
代應詹為江州刺史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蘇峻果反宣文太
后詔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受遣使要陶侃同赴
蘇峻之禁侃恨不受先帝顧命不許再使奉侃為盟主許之嶠

乃陳峻罪狀有衆七千洒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流涕覆面三軍莫敢仰視其目侃督水軍嶠率精勇從白石挑戰峻醉突陳馬踏為侃將所斬大破賊衆峻黨皆自平

王建控馬衛帝 五代史

王建字光圖唐僖宗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與田令孜爭鹽池王榮召晉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二年三月移幸興元以建為清道使使負玉璽以從行至當塗驛李昌符焚棧道棧道幾斷建控僖宗馬冒烟焰中過石坂下僖宗枕建膝寢既覺涕泣解御衣賜之

孫存進殺敵陷沒 五代史

孫存進唐莊宗初得魏博以為天雄軍都部署治梁亂軍一切

以法人有犯者輒梟首磔尸於市魏人屏息畏之從戰河上以功遷振武節度使是時晉軍德勝為南北寨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為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乃以篋竿維大艦為浮梁莊宗大喜解衣賜之晉討張文禮於鎮州久不克而史建瑭閻寶奔嗣昭相次戰後乃以存進代嗣昭為招討使軍于東垣渡東垣土惡築壘不能就存進伐木為柵晉軍畏出芻牧文禮于處球以兵千餘逼存進柵存進出戰橋上殺處球兵殆盡而存進亦殺于陣追贈太尉

蕭酬幹後于戰 五代史

蕭酬幹字訛里貌雄偉性和易年十四尚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為祗候郎君班詳穩年十八封蘭陵郡王遷征東副統軍天慶中廣州渤海作亂乃與駙馬都尉蕭韓家奴襲其不備平之

復敗敵將侯槃于川州是歲東京叛遇敵來擊師潰獨酬幹率
麾下數人力戰歿于陣追贈龍虎衛上將軍

曹珪赤心金史

曹珪徐州人世宗大定四年州人江志作亂珪子弼在賊黨中
珪謀誅志并弼殺之尚書省議當補二官雜班敘詔曰珪赤心
為國大義滅親自古罕聞也法雖如是然未足以當其功更進
一官正班用之

富弼請改新法來

富弼字彥國神宗元豐中王安石青苗法出弼以謂如是則財
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提舉官趙濟劾弼格詔旨侍御史鄧
綰又乞付有司論治乃以僕射判汝州安石曰弼雖責猶不失
富貴昔蘇以方命極共不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何

由沮茲帝不答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
許之遂請老加拜司空進封韓國公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
利害知無不言郭逵討安南乞詔逵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
爭河東地界言其不可許星文有變乞開廣言路又請速改新
法以解倒懸之急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
明却之曰富弼手跡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
矣其敬之如此

孔文仲病不廢職宋史

孔文仲字經父舉進士哲宗時為祕書省校書郎進禮部員外
郎改中書舍人同知貢舉仲文先有寒疾及是晝夜不廢職同
院以其形瘵勸之先出或居別寢謝曰居官則任其責敢以疾
自便乎於是疾益甚還家而卒

李綱忠誠動主宋史

李綱字伯紀徽宗政和二年登進士第積官至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時金圍太原未解紳師中戰沒師道病歸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上以綱為河東北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太師恐誤國事因拜辭御批以為遷延拒命綱上疏明其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為專權今以拒命方遣太師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為之無乃不可乎願乞骸骨解樞筦之任上趣召數四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從還之理昔范仲淹以參政出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夷簡曰參政豈可復還其後果然今臣以忠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

臣之義士為之感動

任志射子元史

任志太師國王木華黎略地至潞州志首望王陵以虎符伴克元帥收輯山寨數與金兵戰比有功金兵擒其長子如山以招之曰降則爾子得生不降則死志曰我以大朝之帥豈愛一子親射其子殪之木華黎嘗召諸將議事志亦預徵道經武安其縣已反為金志死之國王聞之令其子存襲庚寅歲金將武仙攻潞州存戰死

陰佑

神靈默護者

王浚因暴雨免禍 晉書

王浚字彭祖惠帝時進號安北將軍成都王穎密使右司馬和

濁殺浚并其衆演與烏丸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游薊城南清泉水上薊城內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鹵簿因而圍之值天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單于由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久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與單于圍演演持白幡詣浚降遂斬之

梅龍圖墜水去疾 事文類聚

漳州界有一水號烏脚溪沙者足皆如墨數十里間水皆不可飲飲則病瘡行人皆載水自隨梅龍圖儀官州縣時沿牒至漳州素多病預憂瘡癘為害至烏脚溪使數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為毒水靈虢惕過甚時雙鑠忽墜水中至干舉體黑如崑崙自謂必死然自此宿病盡除頓與

之羸瘵又不知何也

勲貴 貴臣大勲德者

琅邪王伛謙恭 晉書

琅邪王伛既戚屬尊重武帝踐祚加有平吳之功克已恭儉無矜滿之色寮吏盡力百姓懷化疾篤賜床帳衣服錢帛杭梁等物遣侍中問焉

郭子儀功高爵重 唐書

郭子儀代宗時為司徒中書令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指進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為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才類如此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

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里館不勝紀代宗
不名呼為大臣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
四八子七婿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室問安但領之
而已富貴壽考衰榮終始人臣之道無闕焉

奇相

人臣有奇貴之相

宣聖異質孔子家語

祖庭廣記曰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注而月角日準
河目海口斗唇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駢脇參膺
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卓腴堤眉地足谷窠骨瑩澤腹面如
蒙俱手垂過膝眉一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時坐如龍時
手涵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說之如升階之如下米變後

倪若言四海耳垂珠庭首有文曰制字子世符身長九尺六寸
腰六十圍

衛玠珠玉晉書

衛玠武帝時年五歲風神秀異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為
玉人觀之者傾都王濟玠之舅亦僑爽有風姿每見玠輒嘆曰
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同若明珠之在側
朗然照人

王衍無比晉書

王衍字夷甫雋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常語利王敦過江常稱
之曰夷甫處眾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
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為人所尚如此晉武帝聞其名問王戎曰
夷甫當世誰比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

王彪之白鬚 晉書

王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髮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武帝太元初為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卒年七十三

樂廣水鏡 晉書

衛瓘見樂廣而奇之曰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復聞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為識者所歎美如此晉惠帝累遷侍中河南尹

嵇康玉山事 文類聚

晉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異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嵒嵒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巍我若三山之將頽

東平王腰帶十圍 事文類聚

漢東平王蒼腰帶十圍昔并緯慕容起身長八尺腰帶十圍

沈約目瞳 南史

沈約仕梁武帝為左僕射尚書令左目重瞳子晉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都下無比

孫謙肉角 南史

孫謙字長遜梁武時人也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狀施濂蔭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幃帳而臥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年逾九十強壯如五六十者每朝會輒先衆到公門末年頭生貳肉角各長一寸十五年官卒時年九十二

張績神爽 南史

張績字伯緒梁文獻皇后從父弟張弘策次子也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踈朗神采爽發梁武帝異之嘗曰張壯武云後